



比安基动物故事选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

比安基动物故事选

马肇元 高楚明 冯明霞 译

封面、扉页
插图 张世明

比安基动物故事选

马肇元 高楚明 冯明霞 译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盐城地区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6.625 字数 127,000字

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-14,500册

书号: 10700·522 定价: 0.47元

责任编辑 黄天戈

如果没有鸟啼蛙鸣

——《比安基动物故事选》序

严文井

我从小就喜欢动物。和我最亲近的是猫。大约是我八、九岁的时候，冬天一到，每个晚上我上床之后，我家的四、五只小猫先后都来到枕头边，呼噜呼噜地要求钻进被窝。我一律收容，大家都睡得很暖和。

我家还养过两次狗。先养的一只公狗叫来喜，后养的一只公狗叫吉利。来喜和吉利都是我的朋友。我很后悔，我时常捉弄和欺骗这两个朋友。回想起来，最使我难受的是：它们从不记恨，上了当之后仍然相信我。

还有小鸡和小鸭，既是我的朋友，也是我的玩具。如果没有这些动物，也就没有我的童年。

不知怎么闹的，一转眼我就变成一个老年人了。然而我对某些动物的喜爱和对所有动物的好奇心并未衰减。只要有机会，我还要和猫、狗、鸡逗着玩儿。

我大概只能是一只又干又皱的小小的青苹果，永远也不会成熟。

由于喜爱动物，多少年来我也一直喜爱阅读描写动物生

活的书，无论是文学性的或是科学性的。

这些书告诉了我许多东西，我不需要，也没有能力来复述一遍。

这些书教给我的结论是：

关于动物的知识，我们知道得还很少。关于许多动物对人类的贡献和重要性，我们的认识还很不够。

许多动物的功过是非还有待于重新评说。

不能设想未来的地球是这样的，不允许所有别的动物留下，而人类能够单独生存。

不加区别地仇恨一切动物，这是一种盲目性，显示了我们自己的无知。虐待有益的动物，则是一种变态心理，显示了我们自己的无力。

我是有些守旧的。依照我的偏见：没有蝉，就没有夏天；没有蟋蟀，就没有秋夜；没有鸟啼和蛙鸣，即使有最美妙的音乐，我仍然会感到寂寞。

我不想嘲笑猴子、狒狒、黑猩猩，那些我们现存的表兄弟。它们是我们的哈哈镜。它们所表现出的缺点，在我们身上也留有痕迹。研究它们，也正是为了弄清楚我们自己的来龙去脉，以便有意地对人类再做一些改进，拉开我们和它们之间的距离。

在许多动物面前，我们都是受益者。

当然，我决不会喜爱老鼠、蟑螂、苍蝇和白蚁。但是它们那些令人讨厌的特长当中可能还蕴藏着一些奥秘，有待于我们去发掘。在下决心彻底消灭它们之前，我们还得仔细弄

清楚和学会充分运用它们那些特技。

遗憾的是，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动物是越来越少了。

二十多年前，我还能在现在的屋子里听到鸽子的咕咕声，还有杜鹃和黄莺的歌唱，可是不知为什么它们突然远离北京，多年来再也听不见它们的音响。也说不土有多少年，甚至那不悦耳的乌鸦喊叫声在北京也不容易听到了。

今年春天，我的院子里出现了一个奇迹，居然有过一次喜鹊的来访。它们在一棵核桃树上叫了几声之后就悄悄飞走，不知飞往何处。

院子里向阳的房檐下有几只麻雀过冬，可是一到夏天就不见它们的踪迹。

夏夜里，在我的窗玻璃外有壁虎在捕捉飞蛾，观看这些小恐龙的笨拙表演，真是其乐无穷，叫我又回到了童年。

当然，到处都有老鼠，可是它们不愿在白天露面。有些人不去灭鼠，却专门以杀猫为乐，因此猫也变成了罕见的动物。

我差不多已经提出了我印象里的一切，这个城市里所剩下的动物，实际上也不比以上提到的更多。

我担心我们会因此而受到惩罚。我感到不安。

最近，我很高兴地读到了《比安基动物故事选》。比安基早在二十多年前就为中国读者熟悉了，他这本书填补了我生活里一个小小的但远非不重要的空白，不禁引起了我一些感想。

译者马肇元同志让我为这本理应受到读者喜爱、引起人

们思考的书写几句话，我就把这些零星片断的感想谈出来，
希望不是离题太远。

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七日

目 录

序.....	严文井	1
--------	-----	---

神秘的声音：“乌姆勃！”	1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林中的小圆面包——带刺的“面包”	19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茅膏菜——蚊子的死敌.....	23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不用斧子的工匠.....	28
--------------	----

林中侦察员.....	32
------------	----

音乐家.....	45
----------	----

灰色的小野兽.....	48
-------------	----

疯子小松鼠.....	51
------------	----

母海象.....	59
----------	----

艾叶豹.....	61
----------	----

两个猎人的故事.....	69
--------------	----

黑 狐.....	74
----------	----

弃 儿.....	76
----------	----

有音乐天赋的金丝雀.....	79
----------------	----

跟 踪.....	81
----------	----

雪窝里的榛鸡.....	93
-------------	----

金色的鸥.....	99
-----------	----

小球鼠	112
一个小男孩的故事	116
五纹虎	122
伏洛夫大叔是怎样找狼的	127
口袋里的耳朵	142
勇敢的凡尼亚	152
万里海征记	156
后 记	译 者 202

神秘的声音：“乌姆勃！”

我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是在六岁的时候。

我在海边玩沙子。周围一个人也没有。母亲隔着窗子照管着我。我们家的小房子就在海边。我堆起小沙丘，扒出小沟渠。虽说我全部的注意力都让这有趣的玩艺儿吸引了去，但还是突然发现了：周围怎么变得这么宁静呀！

大概，快到中午了吧——太阳几乎已在我的当头顶。周围的一切，乃至整个世界——我这样觉得——都仿佛哑然失声了。寂静，几乎象一座透明的水晶山，眼见得拔地而起，直抵九霄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是一瞬间变幻出来的，还是慢慢形成，只是因为我太专心于自己的游戏而没有发现？在我家花园里听不见鸟儿啼鸣了——鸟儿沉默了，躲起来，藏起来了。那儿一点动静都没有，缩得短短的蓝黑色的树影，一动不动地躺在小路上。甚至连风儿似乎也藏匿起来不露面了。在我的周围本来有这么多的生命——鸟儿、花儿、大树、小草，我可以感到这里充满了千姿百态的巨大的生命活力；然而，一切都静息了，似乎连口大气都不敢出，而只是谛听着，谛听着：只待有谁说出一句话，“令人诧异的、闻所未闻的一句话，于是，我所不明白的这种万籁俱寂的场面就将轰然一声完全崩塌。

即使现在，每当我追忆孩提的生活，当时那种寂静无声的情景留给我的也仍然是那样的一种感觉。突然降临的寂静在我看来十分神秘，我那童稚的心智无法猜透，于是，我自己也屏息静气、凝神谛听起来，等待着，等待着在这正午时分静止不动的瞬间，在这暑热蒸腾的广阔天地间，突然会爆发某种事变——神秘也就随之而消失。恰如《一千零一夜》中那个《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》故事里讲的那样，只要念一声咒语：“芝麻，开开！”——那满是宝藏的大山就在你面前敞开了大门。

我等待着。小小的沙丘在无声中崩塌下来，躺在了我的脚边。慌乱中我转身向母亲看去。

母亲已不在窗户后边了，可跳起来跑去找她我又不敢造次。

寂静仍还在延续。只见海湾中粼粼微波，款款地一进一退，一进一退，在沙滩上留下一层湿润的水迹，那微微的声响依稀可闻。是一个完全风平浪静的时刻。

我内心深处也很平静。我屏住了呼吸，只有心脏在平稳有力地跳动。

这个过程延续了多长时间，我说不上来。

现在我当然已知道得清清楚楚，这种寂静是怎么回事了。它一般出现在夏日炎炎的中午时刻。热得精疲力竭的鸟儿停止了歌唱；从清晨起就展翅翱翔在天空的猛禽躲到了阴凉之处；鱼儿不再在河湖塘泊那镜子般平静的水面上嬉戏穿梭，而深深潜入水底，钻进密密丛丛的水草中，甚至连睡莲也把

自己那黄白色的花萼藏到了水下。炎热。无风。太阳当空。天气越是炎热，自然界中这种暂时的平静来得就越是令人惊愕。你只能在森林，在田野，在海上觉察到这种奇特的自然现象，而在城市里则不明显。也许，正午过后一小时，也许还不到一点——于是，就跟当初寂静突然于不知不觉间降临一样，整个世界在不知不觉间重又开始充满了各种音响。

……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可我觉得，仿佛事情已经过去，于是我从这种怪异的呆滞状态中解脱了出来。

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听见了一个声音，其中的每一个音素都清晰可辨。

“乌姆勃！……”从遥远的海上响起的这吼声，沿着宁静的水面扩散开来，传到岸边，传到我的耳际，然后，在我家小房子后边森林里的某个地方，响起了回声：

“……勃贝！”

而在那声音的发源地，在大海的“浅水沙滩”处，一群海鸥骚动起来，叫着，腾空而起。突然间感到小风飒飒。花园里，磬鹒^{*}大声地唱起了歌，山雀也吱吱喳喳地唠叨起来。寂静的水晶山崩溃了。

我跳起身来，开始仔细观察海面：是谁在那儿发出这种奇怪的声音？

然而，在宁静的海面上没有人影。

这实在使我惊奇不已：如此宏亮的声音，想必全世界都能听见，而竟然看不到发声的人！该不会是大海自己在说话

• 磬鹒，鸣禽，雀科，形似雀，体长5寸余，喜群栖。——译者

吧？

在我当时那样小小的年龄，往往觉得世间万物都有生命，都有舌头，整个世界都象神话一样奇妙莫测。既然是在神话世界里，大海为什么就不能说几句话呢？海龙王不就会说话的吗？

而那声音恰好也正象是谁从海底发出来的一样——咕罗咕罗从海底冒上来，冒上来，响彻整个世界。

我跑去问母亲：是谁在那儿大叫“乌姆勃”？“乌姆勃”又是什么意思？

但母亲无法对我作任何解释。她刚才在厨房里，没听到这吼声，甚至因为只顾忙她自己的事情，都不明白我问的是什么。

可要忘却这样的声音是不可能的。事隔很久了，我还一直在请教所有遇到的成年人，但他们谁也无法给我解释清楚，甚至即便是那些“老海鬼”——曾作过多次环球航行的水手——也无能为力。

不过，这些海鬼倒是很会讲大海的故事，使我听着听着就忘记了世上的一切，甚至都忘记了我所听到的那神秘的“水底吼声”——我已经开始在心底默默地这样称呼它。

听了他们的故事，你就会知道，大海里千奇百怪，无所不有——甚至你连想象都想象不到。世界上就是有长达数公里的海蛇。就是有会在空中飞行的鱼——不相信吗？讲故事的人可是亲眼看见的呀！有那样巨大的怪物，整条整条桅杆高耸的大船都能在它们的嘴里隐匿不见。还有那样的海鱼：

船上的厨师只要拿刀一碰它肚子，它就能象公鸡一样喔喔叫起来！“我敢向上帝保证！”讲故事的人发誓说，“我自己的耳朵亲自听见的，这该死的东西！”

我渐渐长大，到了那样的年龄——这时的人，对美好、神秘、引人入胜的大千世界，是瞪大了眼睛，什么都想知道的，但已经不再是听到什么都百分之百地轻信了。水手的故事听来十分迷人，常常是听着听着就完全相信大海里确有这样的奇迹。但事后冷静一想——又产生了怀疑。你开始分辨，哪些是真实，哪些是童话，哪些又是童话里的真实。

看来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直到老死恐怕也仍会觉得：整个生活——就是一部童话。随便什么，你只要一开始认真地研究——在最为平淡无奇、甚至乍看起来枯燥乏味的现象背后，就都会发现隐藏着某种异常的东西。你仔细推敲研究吧——那里总充满了未知数，有着大大小小深奥莫测、难解难析的谜。

而且我还老感到奇怪，既然在真实的生活中就有那么多美妙的事物，它们比一切臆想都更美妙，可人们，甚至是那些成年人，为什么还那样喜欢虚构一些并不真实的事情呢？

人们异想天开，编造出什么可以吞下船只的巨大怪物；然而，象鲸鱼这样实有其事的庞然大物，重达百吨的大野兽，喉咙却那样窄小，连一个小小的人都吞不下，面对这样的事实，人们却并不感到奇怪。

那时候，严肃的科学书籍开始在我面前展示出如此令人震惊的奇迹和秘密，丝毫不比童话故事差。我从书里知道

了，确实有会在空中飞翔的鱼，有在陆上行走的鱼，甚至还有能爬上树去的鱼，也确实有海公鸡——会叫唤的鱼。

这就促使我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回忆起以前某个时候听过的“水底吼声”，并且想：这该不是一种什么鱼在叫唤吧？我很苦恼，非常希望能够揭开这个谜底。

人是好寻根究底的，他想把一切都解释清楚——从宇宙万物，乃至他自身。否则怎么能生活下去呢？人应该进行研究，应该弄个水落石出，而不是毫不在乎地一挥手即把见到听到的事忘个精光。

我们在芬兰湾的海边继续住了好多年，这就使我有机会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这一神秘的吼声。

然而，是谁发出了这种声音，我却怎么也没能发现。每次都是同样的情景：大海平静如镜，海面上——除了海鸥，悄无人影，一片寂静——于是就响起了这“乌姆勃！”的吼声。

这些年来，我唯一能加以肯定的只有一点，那就是：“乌姆勃”全然不是非到中午时分才能听见，我在早晨、在白天、在夜晚，都曾听到过，只要大海宁静就行。

但是，是谁发出了这神秘的吼声？是谁呢？……

这个谜苦恼了我十年。

谜底是突然给揭穿的，而且是在相当奇突的情况之下。

一次，我们那儿的海边给浪头卷来了一具浮尸。

按照当时的规矩——这是在革命前——由最近的村子派

人去叫县警察局的警察和法院侦察员，并派专人看守，在那儿等着，以保证当局来之前没人去碰尸体。

夜里看守尸体的差事落到了我一个熟人斯皮里卡的头上。可他，倒不是说他低能，而是如大家所说的那样，“只会瞎嗡嗡”，属于那种直到老死都被人不带父称直呼小名的人。什么事情到他手里不知怎么总搞不出好名堂。一天到晚疑神疑鬼，有事没事都要去七公里外的教堂祷告。你想吧，这样一个怕鬼、可又仿佛到处都碰见鬼的人，怎么能守在落水鬼旁边坐一整夜呢？他准会吓得昏厥过去。可不听村长的安排又不行，他也怕。

这样，斯皮里卡就跑来求我了：

“救救我吧，小兄弟，跟我去坐一夜吧。吓死我啦！”

而我那时十六岁，恰好是最爱夸口说大话的年龄，不仅不会把自己内心的恐惧表露给任何别人，相反，要是发现了谁害怕什么，还要反过来给予无情的嘲笑。

对斯皮里卡的怕“鬼”，我常常要挖苦一顿。因此他想我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。

可老实说，我还从来没跟死人打过交道，而且陪着落水鬼坐一整夜也实在不是件乐事。可是，你不能推托，否则他就该想——啊，害怕了。

“好吧，”我说，“稍等一下，我这就收拾完。跟你去消磨一晚上吧。不过，天一亮——就对不起了，我要去打猎。”

一夜没合眼还去打什么猎呀！但总得找点理由解释一下

吧，否则我干吗要随身带上火枪呢？

而对斯皮里卡来说，哪怕只有一个活人陪他坐在黑暗中，他也就高兴了。

这天夜里，我和斯皮里卡就坐在篝火旁边，扯起了各式各样的故事，当然，我们尽量只讲好的，只讲让人愉快的，至于死人、落水鬼之类，那是只字不提的。

而那个“他”就躺在近旁，在我们的篝火光照范围之内。我们在树林边缘，“他”则在我们与大海之间的沙滩上，盖着蒲席，一动不动，一哼不哼——看来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安静呢？但就是觉得可怕，不仅斯皮里卡，连我也一样。两人都不敢背转身去，只是半侧着身朝“他”坐着，还不时斜过眼去瞄上一瞄。

我当然是知道的，人死了，一切也就完了，死人不会站起来，也不可能做出什么有害于你的事情。可我总还是感到缺乏坚定的信心：要突然出个什么可怕的乱子呢？但到底是什么乱子——我自己也不清楚。

我们在火上架起了小锅热茶。我的双筒猎枪斜靠在一棵树上。

六月的夜晚十分宁静。大海泛着微微清波，切切细语依稀可闻。连天上的星星也不十分明亮，似乎同样地安详。

可以听到，村里的鸡已经叫过两遍了。

突然，我听到了脚步声：一个什么人沿着海岸在向我们走来，脚下的碎石子嚓嚓地发出响声。

我瞥了斯皮里卡一眼。他脸色都变了，眼睛瞪得铜铃